

後村先生大全集

| |
|-----|
| 928 |
| コ |
| 22 |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八

記一十七首

雲泉精舍

休文遊四方而歸築精舍閣皂山中面峯挹澗手植
獲杞梅竹無數其言曰人莫不有嗜嗜美色未也有
嗜疥痔者焉嗜爽口未也有嗜昌歎羊棗者焉又其
大者嗜聲名嗜富貴嗜無窮力有限則必疲心役智
以求之而後饜余山人也世之所嗜率予之所不好
然亦有嗜焉山椒之雲自去自來澗中之泉隨取隨
有此予之所嗜也蓋聲名富貴非有力不可致而世



之嗜之者衆是二物者不待有力可致而世之嗜之者少故予得而擅之噫此避世避俗之高談也或曰休文讀書通古今善屬辭縱使老窮不過猶當蕭然陋巷求顏子之所樂今乃着華陽巾黃練衣修老氏之道與窮猿野鶴為友壞美質而離本性曷不返初服乎僕曰不然昔賀監知章姜相公輔晚節皆求為道士而不可得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高二子仕至卿相始欲以其已降之志既辱之身自附於幽人勝士孰若高蹈遠引於未嘗降辱之先哉僕婚宦二十年所就何事依違俯仰有愧休文多矣方將從休文

入山顧恐俗狀已成雲見之斂態泉見之悶聲休文見之而閉關也况敢輕議休文乎休文楊氏名至質豐城人

古田縣廣惠惠應行祠

廣惠惠應行祠者縣令劉克遜之所作也初嘉定丙子邑人郎縣西隅為惠應祠未幾遷於溪南草創數楹旁設廣惠香火封爵同而位置異觀者病焉紹定己丑冬積雨妨穫令禱祠下輒霽時劔郡不靖聲搖邑境徐村頑民效尤竊發前一夕西村諸葛珏夢神告曰賊至矣寤以告令為備及領兵搏賊詣祠乞靈

穆卜竈從賊果就縛於是令尉議辟故址作新宮合
祠二神丞洪某主簿某東尉某洎士民咸樂助明年
八月落成廣惠居東惠應居西論其世也使來徵記
余惟聖人譏論祭古者祭不越望魯可以祭泰山楚
不可以祭河今夫桐川昭武之神而食於福之支邑
無乃非古誼歟然嘗論之具仁義禮智謂之人稟聰
明正直謂之神均是人也有一鄉一國之士有天下
之士惟神亦然故有能驚動禍福一方者有功被海
內澤流後世者有歆豚蹄魚酒之薦者有歲食萬羊
者有依草附木以惑人者有被袞服冕極國家之封

冊者今二神之祀起漢隋訖今日繇江浙至閩粵綿
綿不絕比比相望豈非聰明正直之尤者乎豈非功
被海內澤流後世者乎然則祭之非論也雖不在其
望非越也祠因官亭廢基捨隙地以增益者謝某劉
令莆人值時多虞拊民有恩境內稱治凡蠻舍廩曆
郵傳津梁繕葺一新行祠特一事耳洪丞番陽人三
洪之後某簿某郡人某尉某郡人諸葛尉溫陵人以
捕賊功改京秩將用於時矣皆可書也

新收三步泄

瀕海之田皆依隄為固名曰長圍昔人於圍內疏塘

以灌溉而南北洋凡十塘馬塘皆有泄所以嚴縱閉也曰三步塘者距海僅三步地勢屢薄脫遇淫雨外潮內潦隄潰泄隳自嘉定辛巳至紹定庚寅官數民錢亟築亟壞辛卯又壞太守溫陵曾公用席歎曰民之財有限水之患無窮長圍千餘丈可使有罅缺乎上腴數百畝可使化鴻鹵乎於是判官趙汝茨奉檄脩廢浮屠宗與宗超被選董役用椿杙大小二千四百五十竹荏一千二百三十四草千擔夫千人竹木草皆依市估夫皆支餼直錢皆出郡帑而民不知事一毫錢一孔皆咨於元僚付之兩衲而吏不預明年

孟春告成長二百六十尺深三十餘尺噫公之力勤矣而塘民猶曰未也內基雖固外捍不密久將復圯請索石為二馬頭以禦潮又曰他塘率有贍租而此獨無公立行其說築馬頭擇守僧且取田於廢菴以贍馬凡泄之費若干緡馬頭之費若干緡菴之租若干斛塘民德公之賜相告語曰今之牧守二年而去處二年之暫而慮百世之遠難也不敷種於農難也不誅費於僧又難也昔鄴中渠成邑思西門鴻隙陂壞郡怨方進然則便民之與病民也興利之與遺患也非特有智無智之異亦仁與不仁之判與夫智敏

而易効仁久而見思敏而易效能吏之事也久而見思循吏之事也公治郡有異績始甃其城大修水利余所記者特三步泄一事耳

興化軍新城

莆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一日盜起汀邵他州皆增陴峻隄惟莆四封蕩然破靡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窶人挈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猖版築之儀士民和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盥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

郡力已屈則拜疏求助於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嘆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子擇魯侯用帟知軍事侯博訪於衆或謂城卑且薄不足恃或謂費難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卑者可高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財益市木石益僦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有能否有勤惰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之鉅麗矣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

石以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磚大小六十七萬
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靡絡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
七楮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貯錢楮各
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貯於紹定三年之春沈於
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
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
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
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
先朝懲儆冠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
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大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

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效也玩常而忽變喜逸而
憚勞華元之諛子罕之撲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懼
以恃陋為戒墨翟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
郡尤清苦省逢迎之厨傳罷遊觀之土木獨民間有
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夥而沮城成之明
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以樽節之贏代輸噫侯
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是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盡
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斷其後趙君汝駟判官趙
君汝蒞與有勞焉甯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之勤復
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築一民質不足以豪鄉

閭力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之成願
非幸歟

重脩太平陂

曾公守莆惠民之政不可殫紀水利最鉅曰太平陂
曰三步泄曰陳壩斗門陂功最鉅始為是陂者趾石
中流幹溪右注逆山逆行翼以岸塍導以圳溝長二
十餘里溉七百頃然沉石於淵石微罅則址顛激水
入港水暴決則岸頽農失膏潤官莫顧省公聞而慨
然召莆田丞陳君告曰陂塘非若職乎丞曰敬受教
起去冬沆今春圯岸頽崇淺溝倏深出新智為散水

石以窒罅銜址塍用石尤多或謂松性宜水真松於
裏飾石於表可省費公曰木不壽於石明矣悉易以
石錢出公家者百五十萬僦夫六千不以煩民郡人
更名曾公陂既庵以祠公復厲筆於予俾紀顛末余
聞物之成壞存乎數慮之疎密係乎人三板之城可
以不沒千丈之隄有時而潰昔人脩陂之由為是設
也紹興復田八姓之力故陂事迭主之八姓皆有私
田於陂知護田則知愛陂矣百年之間八姓盛衰不
常於是私田盡去而視陂田為券內置陂患於度
外者公按其籍歲得穀一百六十九石錢四十一千

各有奇曰果脩陂此足矣以田屬囊山寺陂正一人
幹一人以庵僧充甲首工各二人歲給錢穀一如舊
約租之出納陂之脩廢在八姓不可問在僧可覆也
公之慮遠乎哉夫循吏遺迹之在天下甚衆余足歷
目睹如桂之靈渠本秦史祿弭史祿渠廣陵之三塘
本漢陳登弭陳公塘由秦漢至今千餘載世代殊異
權位銷歇一邦之人尚稱思故侯名氏不已此豈有
所諂畏而然歟他日云曾公陂者猶是矣公名用席
溫陵人仁而明丞名子頤三山人敏而勤宜特書大
書寓士林尉起庠釋智上法均勞竭勞於陂宜牽聯

得書

重修通判廳

倅治創於崇寧葺於淳熙歲久頽圯滋甚舊即東廡
為門坐則面牆陳君伯玉僅新其堂他未暇及趙君
野翁既至則曰廳卑於堂門設於廡非制也乃命高
堂棟礎增舊基而廳益明敞撤屏蔽達通達而門始
端直面勢巍然官府以尊自國初置倅與監司太守
俱名按察異時獨銜發僚吏奮筆塗書判長官一舉
手輒從旁掣之倅嘗橫矣及其久也有按察之名無
事權之實更以督經總制錢為職業籌算喪雅道敲

撲敗清司思存冷落吏民侮玩遇事至前謙遜退避
自托於聾丞者皆是也然則昔也惡權之專而惟患
守之不分今也病權之分而惟恐倖之不削亦其勢
然歟君於經總制至其額而已不求豐以示能於郡
事叶其長而已不立異以炫智公退則靜坐一室讀
書觀畫風日佳時或携賓客以登臨山水追逐雲月
為樂雅道未嘗喪清思未嘗敗也堂之役實寶慶三
年門之役實紹定五年陳君名振孫君名汝駒皆永
嘉人

聽雨堂

天下之至音非靜者不能聞至樂非定者不能知也
風之琴然也水之淙然也嘯之哨然也入於耳同也
然南郭子綦以為天籟元結以為全聲阮籍以為鼓
吹為鳳音得於心異也何也躁之不如靜也動之不
如定也雨之為聲至矣而聞者鮮焉兄弟羣居之樂
至矣而知者鮮焉昔之人有以絲竹陶寫為樂者有
以朋友切偲為樂者然竹札於物之聲也人也雨自
然之聲也天也朋友取諸人之樂也外也兄弟偕於
家之樂也內也今夫大衾長枕短檠細字漏斷人寂
燠唱箎和當此之時溜於簷滴於階者如奏蕭韶如

鼓雲和靜者聞躁者不聞也定者知動者不知也此吾友野翁名堂之意夫近世言友愛者推蘇氏其聽雨之約千載而下聞之者猶凄然也抑蘇氏能為此言也非能踐此言也余嘗次其出處而有感焉方老泉無恙二子虞侍家庭講貫自為師友竊意其平生聽雨莫樂於斯時也既中制舉各仕四方憂患齟齬契濶離合於是聞雨聲而感慨矣中年宦達晏寐早朝長樂之鐘禁門之鑰方屬於耳而雨聲不暇聽矣歲晚流落白首北歸一返陽羨一居潁濱聽雨之約終身不復諧矣故曰非能踐此言也今野翁兄弟俱以

才業光顯於時難為是堂余恐其騎馬聽雞之時多對床聞雨之時少願刻鄙語於堂上暇則覽焉蓋惟靜可以聞此聲惟定可以知此樂惟早退可以踐此言也

陳曾二君生祠

紹定癸巳郡人作長樂陳公溫陵曾公生祠於譙樓之東揭美績懷賢牧也初陳公以寶慶丁亥出守在郡才數月而去然崇風化肅紀綱訪故家禮名勝精采一變威愛並流民至於今稱之去之三年盜起汀邵蔓延劍達名城壯邑相繼失守陳公繇延平牧為

招捕使為提點刑獄毅然以一身為吾閩百萬生靈請命上帝躬環甲冑大小百戰巢穴掃清種孽殲夷人皆知上四州賴陳公而復安而不知下四州非陳公而幾危也先是盜攻陷泉之支邑下四州之人驚曰吾屬無噍類矣陳公命別將李僊提偏師南下道興泉抵漳汀盜始潰去蓋上四州力戰而全下四州不戰而全謂陳公尤有大造於下四州者非歟昔齊相立攘戎之功夫子興微管之嘆此言必傑出之才而後可以揀橫流之禍也陳公有焉朝廷深原致盜之本旌拔良吏曾公實來剖符其治有陳公之風保

境衛民郡以無警浚城築壘農不知役吏蠹民瘼燭見瘦隱山偷海劫鉏去根冗善良吐氣豪猾喪膽教令清明上下信服乃行寬恤之政蠲三縣紹定五年夏稅萬七千緡既而曰惠及於有田者而已以不濟寺穀四千斛計口予民代編戶出餼直九千緡冬寒散貧民錢四千緡各有奇既而曰惠及於民而已庠序有餽卒乘有犒恩意益周匝矣秩滿上艱其代曾公於民愈無厭數取六年夏稅半蠲之莆田下戶萬九千全蠲之且立社倉以遺後人其節用愛人損上益下合於經旨昔季康子患盜夫子告以不欲此言

盜生於欲而無欲者固盜之所畏也曾公有焉會陳公自建帥洪曾公自莆拔建在朝在野翕然以為曾公之宜代陳公也於是莆人聚而謀曰盜之方熾戡定之難盜之甫息綏靖之難陳公戡定於前曾公綏靖於後皆稱賢牧皆有功德於是邦今其去我吾儕小人其忘之乎或曰合而祠之可乎或曰生祠非古也余曰泥古者一至之情懷惠者衆多之情慕宋璟之介不如為宋邑之通撲廣人之碣不如聽桐鄉之祀况莆人之於二公漸被教化沐浴膏澤自有不容釋者持一至之見哂衆多之情可不一乎雖然二公

方擁麾鉞居權居亦無怪或者之云於千百年之下是祠也與石室之文翁岷首之叔子相為長久將有升堂而起敬者讀碑而墮淚者至此而后可以觀人心焉

興化軍創平糶倉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穀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

錢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市易新穀以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懽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舡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矣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矣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

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其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者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者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食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

若有本無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
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
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
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
繼則善不可為也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
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待君子其待後人
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
年季夏落成聽事中敞兩殿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
壯莆田丞陳子頤實贊其議泄其政役二僧住囊山
者曰智上住華巖者曰法均云

福清縣創大參陳公生祠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
之請也時公以從索侍經筵間為上言臣之鄉邑土
瘠俗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菜漁
海造鮭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亦有墟市
縣民之適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
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稅焉又稅
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
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
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

毫末哉臣以為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既扶携聽詔歌咏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斂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公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衡麓舟蛟之官以籠山海藪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羣起而詛尹鐸為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

懷其惠衆之為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東晏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纘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屨之邃而深隱閭閻之惠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生民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漳州代輸丁錢

民年二十至六十輸丁錢自五季始罷之自祥符始獨
漳泉興化錢先折米不克罷蔡公襄龐公籍踵使閩
俱條其害議格不行龐公後相皇祐竟奏減三郡所
輸有差未幾米復為錢端平元年趙侯以夫建言丁
錢宜罷久矣顧歲額萬千緡隸於漕守不得專而况
民以全錙輸官以半楮發此不欲罷也年甲付吏手
糜費等正錢此吏不欲罷也官吏規近獲民被長患深
可嗟閔以夫嘗會州家常賦外有廢剝租利錢所入
不下丁口之數舊以充橐裝篋實者今朝廷大明好

惡表廉黜會明道永絕請以此錢為民代輸安撫使
真公某大漕袁公某聞而擊節上於朝曰漳州此舉
可為分符守土者法詔可其奏侯俾余記之余惟取
民易予民難陳洪進創立之賦循襲三百餘年中更
賢牧守何啻數十公而不能革豈以為既取而不可
復予歟至侯乃本先賢遺意去漳民痼疾亦會天子
方用儒相力行仁政而連帥部使者皆以德選故侯
所請朝奏而暮報也使侯而不遇此時雖請不得達
雖達不過下其事有司 桑大夫固不主賢良文學
之議而為觀察使者未必通 陽城元結之意又不

過非笑以為迂濶而已夫因不必因之法誤也然因之以至如此之久余以是知取民之易也革不容不革之弊宜也然革之必待如此之時余以是知予民之難也始侯下車鄰寇猝至四封告警諸道之兵會於漳調度繁興應之裕如生禽其渠檻以獻勞賜吏士費以千萬民不知斂而猶有餘力及斯事然則世之謂郡縣空乏不可復措手者其果然歟

登聞檢院續題名

前紀起紹興庚申迄紹定壬辰凡九十三年自王君習至孟君黥凡八十八人石盡而繼之者未暇續也

陳君瑤始與陳君纘議礮石為後記惟古今之官不同而登聞檢院者本先王設鼓立木遺意不已重乎嘉定以來當路諱言箱結成風天子患之布衣某人詣匭上書有司以休沐不即受被譴右遷矣然物情顧望猶未丕變於是英斷赫然更化改元舉相去凶下詔求言在廷之士畢輸忠謹下至草茅人人知上意封事輻輳語或激計上亦不以為忤親洒宸翰申命近臣差擇而施行焉於乎聖矣哉先朝夫人得言事監門論新法縣伏議儲貳諸生諫花石若是者不可殫紀上方脩祖宗故事思採時弊博通下情君當

是時居是官日閱天下章奏豈無鄭俠婁寅亮鄧肅之流其亟以告諸朝表而出之使後之人指君名氏而言曰是能助端平天子開言路者

華亭縣建平糶倉

環吳會為邑者百數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千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席莫敢就有就者世輒目以奇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某賦某縣革某弊昔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官通天下之縣皆然也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

平義倉之名而廢之噫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瑾奉辟書館銅墨境內稱治上下信伏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詐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五民苦貴糶邑無粒粟歛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幽脩舊法太守趙公與憲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君曰二公所以惠我縣者至矣然歛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樽節餘錢一萬緡糶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糶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

於當世之故余每嘆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
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
合諸當世者有之矣况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
哉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
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
司太守而后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
在端平循吏之日滌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上有旨
陞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
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

汀州重建譙樓

汀古郡也官寺皆百年老屋廩廩履歷紹安李公出
守稍撤而新之由堂寢至門廡亭榭皆煥然改觀獨
譙樓以費夥未遑及公益務節縮得銀二萬緡將改
作適當路牟利左右望而豪奪公慮是役之賈既移
積鏹糴米若干斛為均惠倉汀人始免責糴之患會
上親政放黜貪濁用真公德秀為帥視屬部如家公
臨郡滋久所積又萬緡迺申初志六閱月而樓成手
詔頒春亭舊翼以廡屬城南門後廢弗葺居民冒侵
對列邸肆中通綫路公別給以在官田宅復兩廡併
城南門樓高大之郡治之前可立萬馬鉅麗如是

然傭作募而使材瓦市而致六邑之民不知有役焉
 初庚寅辛卯間闕為盜尾禍起於汀四封之內大抵
 皆盜而營卒亦囚執郡人欲戕害人情視汀猶毒蛇
 驚獸之窟宅也公以偏師襲磔而巨寇擒單車入城
 而畔卒誅天子嘉獎就畀符竹或者尚為公慮曰民
 兵驕也悍也財乏也既而公在郡四年前之恣睢犯
 上不可調柔者皆駢首順令兵果驕耶前之強獷負
 固未易拊循者皆革面慕化民果悍耶亂離瘡殘之
 後練兵積粟猶有餘力
 美輪奐財果乏耶昔
 春秋書新作南門以
 風至而脩城

郭營室中而土功始司空塚

功圖制具存

不待其傲而後改也僖公治

而有斯役則

國內之事闕遺不及舉者多矣公歲月視僖公孰久
 近樓視一門孰難易竊意夫子復生將特書大書之
 矣而又奚譏公名華字實夫資忠義而輔以才智計
 而戰戰則克動而慮慮必成余從真公久見其尚論
 當世人物如公僅屈一二指故因斯樓之成具書之
 以論後人云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八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西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聞移於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聞復於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馬端平三年春蒙鞬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叅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

記

端平江閩題名

江西帥昔治洪州建炎省方始以朱丞相勝非為安撫大使治江西而洪都兼安撫使如故其後詔從洪守高衛之請聞移於江洪之守臣止兼江西兵馬鈐轄隆興升府聞復於洪而江州行太守事隸馬端平三年春蒙鞬深入疆吏告急上慨然遠覽中興舊規命僉樞魏公了翁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即江州開大幕府兵部侍郎黃公伯固江西安撫使知江州以叅

贊軍事及黃公去而直竇文閣陳公愷實來脩江
防蒐軍實結民心厲士氣用能暮歲之間亢列城為
太府張弱勢為強形暇日命礮石於壁紀移閫歲月
姓氏自黃公始且援袁州刺史韓愈為觀察使王仲
舒紀滕閣事俾某筆之某雖文墨愧愈然覽文公賢
逾仲舒况聞之建罷重於閣之興廢此之營綜急於
彼之登覽因不敢以淺陋辭惟尋陽据天塹之中上
聯夔鄂下接昇潤自昔立國江南者之所重晉以庾
亮温嶠第一流入臨之嘗試憑高而望江山歷歷其
盛心偉識遺忠餘烈有未泯者高皇帝移閫之宏撫

聖天子經武之英等可謂深且遠矣某以屬城事統
府設有羽檄猶當悉做賦以從執軍禮以見其何敢
有愛於區區之文乎願承紀事詞樸而核他日公獎
率三軍犄角諸鎮乘風聲鶴唳之勢奏蒙衝關艦之
捷某雖哀憊草露布上尚書作凱歌被樂府尚可勉
焉

建寧府新建譙樓

端平二年五月某日秘書丞兼樞密院檢詳姚公以
直祕閣出守建安兼漕全閩詔下士相告語曰公初
元善類西府賢掾去可惜盍留行乎建士之在朝者

則曰公嘗貳吾州有恩信茲行可為中朝惜可為吾州賀乃不果留時城中遺燼暴骸滿目市廛二十四行者九財殫粟竭物情洶洶不安公至明誅賞辨逆順而軍紀肅拊瘡痍輯流散而民氣和嗇用度規荒殘而官府立明年春余逐於朝微服過建焚室已十具五六璽書擢公以漕兼守又明年春余行役道焉則樓堞翬飛屢肆鱗集所謂二十四邑者皆復不獨公辭也余嘆曰君相真知人哉建人真知公哉既見公握手相勞苦公曰州略如舊觀然吾力疲而顛白矣凡土木之役不可殫記譙樓最鉅緡錢一萬一百

四十一楮幣二萬九百九十四其費也起乙未仲秋迄丙申季夏其歲月也吾子筆之建安自南渡劇盜范葉美兵之後果列聖涵濡休息名公卿拊摩積案其軍府殷實井邑繁雄冠於七聚一旦小失牧馭蕩為烟埃夫聚力所成壞於一夫之手顧諉數乎暮月之頃還彼百年之舊勿歸功於人可乎昔者周大夫閔故都之毀其詩曰彼黍離離傷之也又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尤之也原禍至之始而呼天以其怨之者深矣魯僖復周公之宇國人頌之曰魯侯之功美之也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祝之也美

興復之功而祝其純嘏又祝其眉壽其德之者深矣
厭亂而思治情也惡壞而喜成亦情也拯建人之厄
措諸筦簞百世之思也叙建人之情刻於金石千載
之傳也公順昌人名瑤字貴叔倫魁勝流立朝有德
有言不以材幹顯余所記特公學問之粗者爾

邵武軍新建郡治譙樓

世言閩盜所自起必曰汀邵非也盜皆起於汀境邵
與之鄰所漸者然耳初寧化賊既殘建泰二邑勢且
及郡天子命朝臣某人某人出守皆固辭王侯遂奉
詔引道未至郡已失守千里為墟侯露居於野拳

轉戰誅筋竹洞渠魁羣醜或僇或降惟下瞿賊據險
戕縣令拒官軍侯方聲罪致討會以風聞去詔用趙
侯以夫代之慨然以夷難葺廢為己責一清谿洞再
造府朝將吏稟嚴令工師受成撫以紹定四年八月
經始明年十一月落成糜錢楮若干緡堂寢顯巖闕
邃如大家甲族之營其居譙樓突兀鉅麗如名藩雄
鎮之裕於力招捕使陳公鞞過而嘆曰輪奐美哉初
朝家以祠牒八十助侯贍兵廩徒之費侯一錢粒粟
皆自致歸祠牒於朝而屬記於余余觀世之士大夫
雅俗勇怯不同及乎當乘障幹方之任或曰事不可

後村先生全集
為辭不拜或曰事尚可為患力不足求兵與財然後
往無雅俗無勇怯其說必同昔越石於并士稚於譙
咸無資糧弗給鎧仗不旬月而荆棘復為宮市夷虜
願為華人長源於汴弘靖於燕士馬強盛金帛充斤
不俄頃而并邑蕩為戰場部曲化為讎敵蓋祖劉能
疆理荒殘久廢之郡縣張陸不能撫循治安無事之
軍府牧守才不才一方之休戚三軍之生死而萬姓
之禍福係焉烏可不謹擇歟故夫諉事於不可為庸
人也有待於資與助中人也無待於資與助豪傑之
士也若王侯馳單車橫絕羣寇趙侯收餘燼興復一

郡孰資而助之哉將其忠憤廉約有以警盜賊之氣
得軍民之心爾余故著之以闢夫謂事之不可為者
也且以愧夫謂事雖可為而忠力不足者也王侯金
壇人趙侯長樂人

建寧重建明倫堂

建學闕壯 端平乙未四月辛巳之變燔官寺
幾盡而學明倫堂毀焉姚公瑤來為尹漕先教而後
政緩刑而學相攸於冬明年仲秋堂成以餘材新
師弟子之居屬余記之昔者唐虞三代教人之法具
存乎經高之所敷箕子之所陳莫不以倫為首三綱

同然之理五常固有之善同然者均賦於天固有者無待於人而古人汲汲於明是理者何哉蓋理與欲對善與利對理不勝欲善不勝利同然者有時而相遠固有者有時而不存矣嗚呼固不可以不講歟故夫人有聖有愚理未嘗偏倫有常有變人鮮能盡參哲夷齊常也舜申生變也常易處變難處申生不以親之耄而隳其恭舜不以弟之傲而廢其友處變而不失其厚倫之不容釋如此匹夫匹婦愚也周禮聖也愚者能之聖或不能焉周公有愧於仁智夫子謂未能事於君父脩至於聖而不忘自做倫之難盡如

此六經載此者也君師倡此者禮樂刑政扶此者也學校講此者也有所講則有所明矣 致美於是堂豈為學者角詞藝媒利祿之地哉 肄習篤守力行今日之竭力於親異日之盡節於君者也今日之脩於家異日之措於天下者也今日之稱於宗族鄉黨異日之施於蠻貊者也成材造士自斯堂始斯堂之新自姚公始不可以不記

龍溪縣復平糶倉

前記首叙邑人致粟之艱使人輦蹙次述趙侯致倉之善使人欣躍末憂後人之不能繼其詞峻其旨深

又使人憮然以為過慮也然自嘉定乙亥至端平未不二十年而趙侯之粟羽化倉亦不存前記所殆如著龜矣長樂李侯始至慨然發憤曰彼能創之吾能脩之顯以清儉為治二年而新教立本錢鹽書掇侯通守龍川侯曰倉事未竟不可去終更積粟三千餘斛視趙侯增千斛焉出納 做常平既為倉約復請余識之有問於余者創與脩孰難余曰方趙侯時縣計未屈令俸獨厚也李侯之時異矣上貢責金錢月俸給純楮公私困弊侯儒生無生財術顧邑有歲苗糜費錢歲幾千緡及迎新例卷皆前

人以奉一己者侯悉用之於倉又銖寸縻積以成之李侯為難又問曰昔之廢者可脩今之脩者能保其不復廢乎余曰以李侯之心守李侯之約胡為而廢若夫侵本錢非約也有一於此復趨於廢矣又問曰嚴莫嚴於常平之法或者玩之如約何余曰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李侯之約將以利其身乎厚其家乎抑將以延一邑之命脉乎如止於利一身厚一家渝之可也如一邑之命脉係焉非渝李侯之約也失一方之人心也犯千百世之公議也失人心非良吏矣犯公議非賢士大夫矣然則是約也豈不嚴於法

乎又况部刺史郡守丞臨之邑人守之其法盖未嘗
不嚴歟李侯名脩字之永學問有師承政事有家法
其於是倉未復雖遷擢不忍去已復而去猶卷卷然
思所以善其後者嗚呼可敬也已

味書閣為徐德夫右司作

閣在豐城山間名于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德夫
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於朝因以其所讀者為
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闥放還
故山或竊嘆曰世盖有剽竊涉獵書之毫芒而光顧
遇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留落如此意者書誤

德夫耶德夫寧能味此無味之味耶德夫亦嘆曰有
是哉夫書無窮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今人觀之行
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畔始合而卒離
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兩生皆學禮一以取封一沒
世無聞舒弘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擯郡國
豈非深者守道而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歟使其果
深於書粹茹山雌也脫粟太罕也苟為不然如啗土
炭如嚼蠟火將唾棄之矣然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
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味歟或又曰
閣僅三間奚其記余曰不然石渠天祿高則高矣而

不能逃莽大夫之譏臨春結綺美則美矣而不能滿
狎客之謗德夫閣雖小然聖賢之事具焉古今之變
合焉天下后世之責在焉德夫味之不已出則為遺
直為名臣虜則為高士為全人是閣與天壤俱倣矣
勿記可乎

漳州鶴鳴庵

問塗四方者必有嘉木清泉可憇濯傳舍行店可依
止南轅則不然路益荒人益稀極目數十里無寸木
滴水無傳舍行店昔人酌地里之中各創庵焉歲深
屋老頽圯相望漳牧合沙黃公樸始新諸庵鶴鳴庵

在郡東地多靈迹嘗有異僧見二士於此對奕即之
化鶴飛去然距城餘二十里窮林危磴不類人境暮
投破馱凜乎拆棟墜瓦之虞鷲獸暴客之恐公闢古
基改面勢作堂七間聽事三間門廡弘壯如之於是
境內之庵十有七所以次經畫創始者曰鶴鳴更新
者曰半沙曰雲霄曰僊雲餘皆復其舊觀魚孚庵屬
泉而費出於漳竣事上尚書曰昔人守庵以僧贍庵
以田而庵存其後有司數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壞
請令諸庵以甲乙承續朝論是之初公與余偕使廣
東公倡諸司叶力繕南中諸庵繇潮至惠繇漳至潮

號畏涂今深茅叢蒿中輪奐突出鐘魚相聞篔簹
新水不戒而具與行中州無異公之惠利溥矣余聞
古之人皆好禮而樂事厚人而薄己有避堂而舍賓
者有卑恭而崇節者有窮為布衣茅屋不敝而恨無
突兀之厦以庇寒士者然則僧逃庵荒非地主愧乎
田去僧飢非巨室恥乎余書公之事既以傲夫貴且
富者或曰未也縱下不戢驅鄰虐使尤庵之大患盖
寓室而傷薪水曾子之賢至形諸言毀垣而納車馬
國僑之辨僅免於詰余又以傲夫行者公倫魁名儒自
館殿東麾節無留滯之嘆有治辦之績漳素凋弊公

為之暮年修糴政敞貢闈餘力獨及於庵云

鄂州貢士田

士貢於鄉古也使士齎糧重趂而至非古也古者
地均貧富道路有委積士起閭里而達於王朝也
易至漢猶令縣次縱食然貢禹以明經潔行自言鬻
田百畝以供車馬當時所以待特起之士僅如此則
於群然應聘者抑可知矣禹亦幸而有田可鬻貧
於禹者當何如哉近世賓興郡太守具卮酒飲餞之
外舟車靡屨皆士自任貧而遠者難是行如登天有
不能行者天台賈公為鑄錢使者斥羨幣十萬市

田為番貢士莊餘以贍番學去而董餉鄂渚時帥
舩南陽書院公給以官田百三十畝復斥幣如番之
數以惠鄂士一飲公德以余與公有世舊俾書其事
於石自吾有狄患邊不解甲且三十年供億繁度
濶牧民之官往奉急符從事失其常度至於計
之臣執牙籌析秋毫苟免乏興俛仰自嘆曰吾不得
為盛德之事矣非特材臣能吏然也雅士莫不然矣
故余於公之事有慨焉昔漢人論鄼侯餽餉乃世
功意且無他諛巧而其言不過曰養民以致賢而已
蓋為漢植根本者桑大夫則異是以鹽鉄酒榷

為國大利而疾賢良文學之士如仇漢之根本遂搖
動而不復安公於策畫鞭笞之暇師飽馬騰之餘又
時有蠲弛以寬民教養以收士與鄼侯之意合彼桑
大夫之流聞風盍少愧矣夫江漢楚之舊封異時以
辭令爭衡中夏登高能賦而志節與日月爭光者皆
楚產也國家有事西北必於上流謂宜培植其人才
以待緩急之用公所望於鄂之士者在此其田之頃
畝與夫行者居者瞻廩之式則有司存公名師道字
師憲以儒術治賦始至軍無見糧未幾而有一歲之
儲天子宰臣材公之為由尚書即九卿起拜地官小

司徒云

風月窩

齋所居西偏面古木叢林為整屋三間中置一榻
 之同志者游乎風之外者仕之倦而歸者至則番
 或止宿焉扁曰風月窩客戲主人曰昔宋玉授簡
 於楚王之蘭臺謝莊託詞於陳王之桂苑皆以鉅麗
 之觀發其高寒之思今吾子追涼於簷窺光於隙將
 無見哂於二子乎主人曰嘻詞不詣理工無益也學
 不盡性博無益也彼以胸臆量月雌雄論風達者視
 之奚異兒童吾聞元化之內清極精英之氣在天地

為風月為人為性情風至調而止噉譟叱吸風之變
 也月至明而止薄蝕陰翳月之厄也性至靜而止喜
 怒哀樂性之動也故言風月者曰清明曰光霽言性
 者曰善曰寂然不動夫能即身而反求韜光而內照
 則動者可以中節靜者可以復初所謂清明而光霽
 者歛之方寸舒之八荒六合隨寓而可樂矣庸詎知
 彼之蘭臺桂苑非鼠壤鮑肆乎吾之甕牖圭竇非瓊
 樓玉宇乎客慙而退

修復艾軒祠田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於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

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趨於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鬻祀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母薄檄郡丞以窠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師他踞事格不行田既去祠益圯鈞復趨於郡楊公棟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廼新祠宇復鐫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諉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

貧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窠名錢不覲其以郡鏹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公又曰是嘗一鬻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角三十一步歲時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圖久遠而可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生其祭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令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焉昔孟子論善士而有一鄉一國與天下之辨以陳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臂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某云爾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

其久也事先生如此其恭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即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是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葺侵者歸矣子二大父實同閔宮其書於石某不敢以哀病辭

建陽縣廳續題名

建陽名難治而實不然巍巍考亭為宋闕里兩坊墳籍大倫比屋絃誦前修言行接乎聞見土易治也俗勇於聞及氣平忿定易直之心油然而生怙終遂非

少民易治也運益有法可以裕上寬下無江浙閩

鑿空之取聽訟日幾數十緡賦與訟易治

也 山水明秀二橋如畫茶笋連山稱妙天下人

家池 多奇卉珍樹同由之季花極日其土風物產

之美又宦遊者之所樂也然此歲長官數以傷錦而

去趙侯與迫至而嘆曰有易治之實而蒙難治之名

是 吾縣也廼究病源徐施砭劑期年而治三年

而大治岸有齧舟水無粗癩凋瘵復更復墜畢舉一

日 記名且盡命續之書拉余曰吾子舊令尹也

盍記諸嗟夫余之去縣久矣端嘉閒暇假道者再其

父老巷送迎諭之不去今余齒殘禿父老見之且識而聞余子弟過其境者猶嗟嗟相勞苦以余政而其人不相忘如此趙侯方新學宮講師說私其士抑豪右扶鰥寡勤拊其民持之以久終之以不倦他日愛戴而思慕之者又何如也侯字景臯其學出於師友云

晉江縣飛鳥堂

古來賢令子游以學愛傳子賤以不忍敗傳西門豹以開渠傳尹鐸以減租傳劉方以悃幅無華傳元紫芝以于為傳所傳之事以常不以異也晉江明府林

君委余記其邑之飛鳥堂余曰明府以通經擢奉常第政出於學而名堂之義顧本於王喬何歟王喬傳為化鳧鼓自鳴皆卓詭不經興武城單父鄴晉陽襄城魯山之事異范史述循吏甚衆而列喬技傳中明府奚取焉意者尚其以神道設教乎君曰非也余曰明府嘗丞大藩光顯矣豈其厭雷地而夢釣天乎君曰非也余請至再反君曰宰邑之難尚矣彭澤發嘆為形役心山陰矯情強飭不飲雖有雅士一縮銅墨鮮不改度矧若周顛輩之瑣瑣歟夫膠擾者事也靈明者心也吾出履公家應酬乎外坐存養乎

內以吾靈明治彼膠擾者昔者漢初君臣嘗用之於天下國家而驗矣况邑乎一室猶八極之也傲厲猶尚方之爲也或曰明府之言殆有得於黃老歟余曰傳不云乎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曰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說也固黃老之所本歟君名某福唐人堂邑解之間君所創者

淮東總領所寬廉堂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堃上章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詞曰爾行之以寬裕本之以廉潔此朕之所以懇懇用情於爾而不忍遽促之

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汚人也故治已者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睿洞照羣下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廉二字

扁其廳事西偏之堂謀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寇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於外元祐知其弊擢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芻者以胥吏之智變

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啟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浸濶其取之於民者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焉蜀稱趙開昇澗鄂三王人各極一時才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鉄蒐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寵高賈困郡縣而已蓋時賢所操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識者也使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聚怨况或以潤其屋而肥其家乎上厭之而擢任公等君曰公通儒識我飢飽

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如此或曰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如者殆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披吾子之論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没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車牛擔負爭輪惟恐右內史之去矣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運厥功大矣而其根本乃在於成都田十五頃桑八百株以不以沃也行賢責之政以稅民深者為賢客斯之法也夸祿賜之富以文其與民爭利之過桑大夫之言也或者語塞因次第其說以復公命

南劍州創延安橋

端平初元上既親政放黜貪濁簡拔循良詔以延平通守大學博士溫陵董公洪就綰州紱余時蒙恩詣行在所道出其州公握手相勞苦曰吾上事甫三日方閉閣深思懼無以稱宅生之計未敢與故人樂飲也余悚然辭去暮宿黃孫口未至數里有橋焉接腐木為之可十餘丈下臨不測覆以棧半朽矣舉足則軋軋有聲幸達彼岸迴顧猶心悸未已問土人知為應應橋因遺公書言狀然意郡事倥傯未暇也明年公治聲聞京師又明年余去國至其所前之腐木易

以堅石朽棧化為康莊上屋傍庵扁曰延平橋矣余驚喜過望顧逐客例不入城府不果扣公作橋始末既還里公書來曰吾構金使僧宗肇經始衆皆樂施費錢楮各三千緡而橋成歲給官米予庵之守者有餘以葺橋又曰議發於子請筆之余喟然嘆曰公可謂仁矣是橋介於二州之間非專延平責也公挈為己任一旅人之言非上官急符比也公聞而動心可不謂之仁哉古之長吏率躬行阡陌視民疾苦而興除之後世牧守深居黃堂四封之內耳目不接雖有怵惕惻怛之心無自而發故必好問而後能周知必

虛心而後有來告然則孰問曰問諸民焉耕於野負
於塗是也問諸士焉脩於家議於校者是也問諸賓
客焉蓋公徐穉之流寓於是邦季札叔向之倫行李
之出於境者是也民所不能言者士將告之矣士所
不能言者賓客將告之矣異時倫魁勝流所至皆貴
倨不屑吏事公奉法令甚謹治身尤嚴州始凋弊勤
而撫之遂復舊觀餘力且及於橋亦足以見公材器
之恢然者也使其居高位當重任所問愈廣所告愈
大集衆思定謀策協羣力扶顛危以之涉巨川柱洪
流可也何至發野渡孤舟之嘆耶先是州南有陌平

橋尤險而樊公亦以過客辰倅林君百嘉之言撤而
新之扁曰延平橋又於其間創杉州藥材二橋命僧
可久平夷尤溪險路肇久二僧皆以才選肇嘗造吉
橋者

澧州重建州學

國家文治盛於漢唐郡無小必有學澧學中燬於兵
南渡草創規制尚簡紹熙初有講堂嘉定闢地百畝
遂遷廟學教養之具始備淳祐乙巳秋郡大火官寺
民居半為烟埃而學復廢徐俠棗既書焚室益修郡
披荆棘再造是邦喟然嘆曰學與社稷並可一

日闕乎首創大成殿明倫堂敞直舍大使少保孟公
 助以楮幣三萬米斛三百於是所謂六經閣兩廡
 四齋帑庾之室皆復其舊而壯麗過之澧士請余筆
 之於石按楚詞曰澧有蘭又曰遺余廩兮澧浦澧以
 聞天下久矣自頃疆場弗靖狄患日深楚之舊
 封寢邊風寒或謂侯宜筭路藍縷舊法收其奇材劍
 客以備一旦之用而侯視四境之事若以為無急於
 學不亦迂乎余曰吾子所以慮國之西門者至矣然
 而未也楚自春秋以來常與中國爭衡方其盛也屈
 完以辭令之未能折齊之驕而方城漢水之險不與

焉及其哀也項燕以能當秦之荀卿屈原之徒
 既盡而楚遂夷為三戶矣余嘗德綏力服之言與
 中庸寬柔金革之論合至於之書離騷之作先
 儒稱其吐詞為經義兼風雅上下數百年間其名人
 賢士議論相接文獻不墜與其國相為存亡如此皆
 楚產也豈特北學於中國哉侯之修泮士之來學非
 曰角詞藝媒利祿而已必紉 蘭服寶璐必不與
 蕭艾同化不但無愧於楚之先大夫雖江漢汝墳之
 遺風廢乎其可興矣夫欲強國勢自人心始欲淑人
 心自教化始然後知郡之他務猶可緩而侯之此舉

果非迂也侯儀真人常守蘄虜 之卒以城全學
成之歲天子就擢侯常平使者將 其葺扶一郡
者而經理全楚也故樂為之書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八十九終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

記

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

清海軍門始葺於紹興丙子折公彥盾也改作於淳
祐甲辰方公大琮也南州土雜沙木無霜雪板幹不
力斷削尤疎城壁廬舍不久輒隳公審其築基廣十
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虛其東西二間為
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凡基皆甃以石覆以軌門之
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堅木
開兩旁地為兩翅環以翅樓前為頌春宣詔二亭用

木以株計者千五百石以條計者五萬孰无釘各十萬灰萬石工六萬三千縻錢二萬若干縉明年某月告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上饒吹轟空斗酒系道觀者數萬皆曰輪奐美哉公以余嘗護漕而攝閩也乃授簡使者書之按作南門筆於經立臯門詠於詩重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必致美其譙巍巍統府舊譙庫甚勿稱威重爰馬將厯尚莫顧省諉曰州無貧無浪費也民勞勿重困也公既繕三城新七樓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曰南海勝觀公又亭於東隅曰番禺都會而是門之役最鉅視福全建安加壯麗

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泉仰賈胡惟公自用節縮餘力不以斡人南兵習勤苦多伎藝公拊而用之畚者甃者斤者圻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可謂仁且智矣自唐至本朝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寢不如昔楊公長孺清吏也嘗會州用歲闕數萬縉故前乎此者或掩奪高賈或沒入豪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贏然軍府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夷之懼者衆矣公純手儒術前數者不一試所入租賦而已期年積鏹十萬縉明年如之又明年亦如之為脩安三庫稍出其錢與民通子本子錢不過六厘別儲之以脩他費余

請公曰公勝流不以心計名一旦能使朽然大州化為殷實荒陋改觀緩急有備過前十數公遠甚豈有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威德也吾何力之有直幸馬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調發曰迎送曰糴運之費曰契錢之去自吾至四封無警或小警即定一也他人亟遷數易而吾四期不得代二也詔書罷糴契錢還州三也子謂吾有他謬巧乎余聞昔之稱南伯者必以清德宋廣平其首也孔戣鄭權抑其次焉公過於吾淡服用質素貴為方伯一室蕭然夫清則費簡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踐曰幸

者公之謙志也至於妙選而久任之陛下真仁聖哉公莆田人端平名諫臣嘗立柱下掌內史書命今待制寶謨知廣州廣東經畧安撫使於是績狀顯著天子將趣公歸矣

專壑堂

謙甫少所交皆海內長歲晚凋謝畧盡謙甫亦老賴故人天台賈公力買田築室於西山之下而請余記其所謂專壑堂者曰吾生讀書於是死埋骨於是矣余曰昔畏壘化庚桑而尸祝晉鄙薰陽子而善良賢者所居仁遜興焉今吾子願專是壑將置民物於度

外乎謙甫曰非也夫訂謨定命廟堂崇高之位賢者
專之決機料敵帷幄深嚴之地智者專之南北對壘
旗蓋爭奪之場勇者專之上腴奕塏連亘相望埒國
之背傾城之妹強有力者專之吾賢不如彼智勇不
如彼凡彼所專者吾不得而有吾所專者彼烏得而
涉吾地哉余曰功名時也窮達命也吾子謂力不如
彼則然矣謂賢與智勇不如彼然乎哉謙甫又曰吾
名堂本半山豈惟半山獨樂之園取義亦然敢問半
山涑水非歟余曰士必能處然後能出能退然後能
進涑水之處也與邵子程子同遊其出也遂能元

祐諸君子共國自始至終曷嘗獨樂乎半山之進也
與羣小共國其退也多手之勢一寒翹材之客皆去
騎驢荒坡幅巾叢林牢落甚矣其踵門而來者曩
日下御史獄黃州之遷官也嗟夫公亦可以悟矣伺
候光範者宜猜而信追隨鍾阜者宜信而猜豈非專
之一念雖退老而未忘乎專門之學必陋專房之女
必媚專國之臣必恣壑雖美無以專為也謙甫評
二公之事深味老夫之言親鄰曲如天倫視樵牧如
賓友不與煬舍爭竈席不以骯髒驚魚鳥桃峰即畏
壘也薪里即晉鄙也一壑即天下國家也今日不專

於此他日必不專於彼矣謙甫名自遜宋氏

御書撫州忠孝堂

郡舊有顏公祠前人紀詠詳矣王祥卧冰池在孝寺距城五里許相傳奉其母避地於此寺即故宅自晉至今未有表章之者提舉常平鄭侯逢辰既至懷賢謁祠訪古得池有慨於心更卜爽塏合而祀之且請敕額於朝會侯改持憲節去撫之願請益力都省下之儀曹儀曹下之曹臣侯謂此依草附木希求封爵者設非所以待忠臣孝子也必如常格是比干之墓勿封而曹娥之江不廣也迺拜疏曰聖天子方奮

英斷修人紀盡力君親者顯擢得罪名教者永棄若真卿之忠祥之孝宜出聖斷列在祀典矧今雲章奎畫遍天下願以萬幾餘暇親灑祠扁以詔無窮疏奏上御通英以訪刑部尚書王公伯大侍御史鄭公宗皆頓首乞如鄭侯所請翌日御書忠孝堂三大字以賜昭回之光下燭江國侯奉表馳駟以謝於是闕宮落成迺屬某記之按魯公仕昏闇之朝疎之擯之以至迫之於險而不敢廢臣節司空奉猜虐之親飢之寒之以至撻之流血而不敢失子道夫汚君伯夷之所羞微子之所去繼母伯奇曾參之所難事而二公

所立如此雖古聖賢有不能加矣議者以魯公求容於兔質之相而不早退司空晚節仕晉為遺恨且貴為尚書而全家食粥其徘徊不去豈有心於富貴哉將以徇國家之急立歲暮之節也若夫慟哭魏王不拜司馬昭與奮筆作勸進表冠名於受禪碑者亦異矣鄭侯居家有內行立朝能盡言典州奉使有風力喜名節而尚教化是舉也昭九重勸懲之意發千載幽潛之光示萬世臣子之法可書也已

福建安撫司二準備差遣廳

準遣罷不常增西廳以監牛田場兼之自嘉定

某帥始復東廳自端平文忠真公始闕閭歲計係乎
釐二屬秩雖卑西主烹煎東主給售帥得自辟徐君
憲王君稼皆以才為安撫使尚書趙公羅致舊無廨
始度地於府治西北隅背郡圃迫馬廐尤庫隘公曰
圃可縮也廐可徙也致客而不能館可乎哉乃捐庫
錢二百二十萬益以沒官山木廢塞瓦石併園於丙
午落成於丁未二廨規樞位置悉公指授稼俾余記
之今諸道使者之屬皆稱雄威帥非諸侯之長乎而
其屬獨牢落廳寒如冰吏率鵜結率取諸曹掾所
曩余參真公謀議熟知之時廨廢為潛火局假屋以

居機宜寓僧寺僅存一幹官直舍諉曰閑慢官爾
彼之所謂雄威得意者嘗求其故矣賦訟繁而文書
多也予奪健而聽信專也蓋智以繁而昏力以多而
分健之弊為薄專之弊為詭是教者固常情之所
而有識之所畏也聞幕則異是矣居常無事不幸
小調發急符旁午吏卒並緣饜飫隅總依憑桀驁不
但賓主汲、鮮歡郡邑皇皇奔命而更番之舟
之民皆騷然失寧於四封之內矣惟夫歲豐盜熄野
無桴鼓吾主人可以雅歌而緩帶吾儕可以長衣而
清談奈何不此之樂而彼之羨乎公忠定丞相嫡孫

治如忠定官自鬻醴革去敷抑勦平海盜鯨浸不驚
以羨錢糴粟萬斛備緩急祖孫相望為閩賢帥其待
士尤有禮昔有廢客館為庫廐者公今徙廐築館以
龍媒汗血之未得為緩而以樂毅劇卒之未至為急
公有合羣才康斯世之志矣惜其局於方面也公名
必厚字立夫稼字無逸由東廳改秩 憲字某由西
廳陞幹辦公事

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任於朝寧都縣尹夙君子與以書來曰
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贛卒未至賊鋒剽

甚眾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尉塞兵益以義
丁千人深入苦戰官軍乘之擒首殲黨時四鄰震擾
吾境獨全眾相賀吾曰未也土城卑惡盍改作乎率
僚佐選隅總畚新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悉覽之
願記其事於石余曰其小需丁未余去國君使兩至
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君余故人也豈於不腆之文
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
平覆出朝築夕圮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政
亦然初令而晚繆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頽放於
久皆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授代者無兩月

記不可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
果平也蓋天下倏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
睦寇殘二浙近江寇犯劍邵曰是中州內地素不防
慮爾若夫寧都為羣盜四達之途不能數歲安靜前
日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媮者忽禍變鄙
者憚勞費黠者方以無城為幸寇至有紀侯之去檀
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劍為耰鋤革瓦鏢
為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
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者有未可量者
是役也靡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

力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為不朽矣君嘗宰河源
勦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畧使荐詔減年勞至是首
推盜鋒又先事代謀禽劇賊古八盧五僂渠魁脅
從桴鼓聲息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舍
夏旱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
所至秋止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達辰大匠吳公子良
俱以治行荐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
未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饒州新城

番為州尤貧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於庭過州

倉使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僚按所入水分之以其餘
殘者畀州遂乏絕二千石比以弗績去弄印滋久
以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表召對頓首上
前言列城單弱狀臣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圯且盡
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備以待
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
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
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以州貧自諉可乎
昔之人有箠落籃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
者乃以一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板幹並興屬通守吏

景卿出納路分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磚子價夫匠
給傭兵枝增廩厚犒勤拊說以忘勞不暮年而十二
里三千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貳悉復舊觀
其費一出於州上不以累農下不以煩民惟臬治二
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已番人登高望之端直如引繩
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奧州
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來者余
聞任城郭封疆之寄不患外有卒至之變而患內無
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即墨臧質之
於盱眙杜楠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強敵環而攻

之終不能克否則罪可入厯可獲

謫取雖

雄都巨鎮不能以自存矣侯之此舉

當為

之職杜姦宄不肖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有勞於
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至侯
改築僅三十餘年耳蓋撲百尋之木者蠹也潰千丈
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葺漏後人
之責也况番城其南瀕江水蓄之而無防稍依山
樵木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易之
也至於大弊極壞而後圖之不得已也嗚呼此固侯
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闈賢出而

試郡績狀昭著詔兼治鑄之節將召侯

城山三先生祠

由熙寧橋南行可二十里城山在馬望之紫翠峯光
 欲與壺公差肩其下平疇沃野清泉茂樹環而家者
 千數百年之舊族當世之顯人不在東家在西隣也
 其父兄隆儒而嚴于教其子弟者力學而攻于文立
 聲名取科級榜不絕書有貴為柱史者魁多士者人
 徒見其人物之極盛而未知其為師友之餘澤此三
 先生祠之所由作也初艾軒來水南學者空羣從之
 而紅泉東井之學聞天下艾軒去綱山嗣構業綱山

卒樂軒嗣焉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
 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傳所謂公論
 在人心者邢林侯肅翁受學樂軒下車首為學者言
 三先生之學自南渡後周程中歇朱張未起以經行
 倡東南使諸生涵泳體踐知聖賢之心不在於訓詁
 者自艾軒始疑洛學不好文辭漢儒未達性命使諸
 生融液通貫知科舉之外有理義之學者自綱山樂
 軒始蓋綱山論著酷似艾軒雖精識不能辨樂軒加
 雄放焉其衛吾道闢異端甚嚴嘗銘某人云佛入中
 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綱山樂軒

而用於世所立豈在艾軒下哉聽者悚然如覲三先生之容侯復嘆曰吾昔講肆於是游息於是歲月幾何泉石魚鳥歷歷可識而先師已遠不可見矣則又愴然有祠三先生之意山絕巔有精舍新祠在其左俯瞰國清塘水光山色橫陳乎前乃像衣冠乃集衿佩以庚戌四月甲辰躬行禱薦之禮序飲而退命余記之余惟在三之誼師居其一故侯芭白首太玄后山辭香曾氏所以敬接承嚴付受也昔網山之事艾軒也死則腰經忌則哭墓樂軒之事網山也亦然至侯則慨林陳之後微絕既祀樂軒於家廟又白尚書

併禁二墓探樵俾鄉校合祀焉歲時若遠遊歸必墓祭出處必命祝史以告及牧斯土復倡邦人嚴奉而蒸嘗之彼背師而從許行與諱稱京房門人者視侯宜少媿矣余不識三先生而於艾軒累世通家也於網山子綺伯童子師也於侯友也侯為余言近世諸儒流畧通體用余皆莫敢望樂軒侯嘗秉筆玉堂開卷邇英貴近矣顧惓惓於疇昔傳道授業解惑之匹夫往往見於羹牆豈非心悅而誠服者歟艾軒林氏名光朝字謙之網山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橫塘樂軒陳氏初名某因讀詩采蘋有悟改名藻字元潔

艾軒固印證之矣侯名某與細山俱福清人樂軒由長樂橋福清云噫以水南文物之懿守侯風化之善前輩師友之賢設遇名筆必有以發揚蹈厲之者而余纍然病眊筆墨不靈僅記歲月而已

泉州重建忠獻堂

溫陵太守尚書郎安陽韓侯識貽前史官劉某書曰吾六世祖中令公以景德丁未出牧是州明年七月而忠獻生於邵齋至祥符辛亥君還泉州人曰中令吾郡之父母也有去思忠獻吾侯之子也有大勳業為堂三間因謚名堂以借重是邦焉後為俗子改易

乾道己丑梅溪王公始復舊扁今扁存而屋老且撲矣忝拜廳之榮而聽肯堂之青吾為此懼迺以節縮餘力撤而新之又曰吾之來以淳祐己酉秋距忠獻始生甲子凡四周堂之成以庚戌夏距梅溪復扁八十有二禩予雖衰疾其勉筆之也按甘棠之詩曰召伯說者曰召伯不欲煩民廬於遠野小棠之下思其人敬其樹也闕宮之詩曰新廟奕奕說者曰閔公廟也又曰周公皇祖其亦福汝說者曰慶孝孫之辭也古之善政必有遺愛故家必有象賢以周召二公之盛德而不能無待於虎之旬宣僖之修復然虎去康

公十世傳去周公十七世矣豈若韓氏六世之近乎
 遠野之廬閔公之廟敬之嚴之如此況中令凝香之
 地忠獻懸弧之室乎侯剛廉無欲凝重有威軍府肅
 然民靈信服蓋景德祥符淳祐治平之文獻淵源所
 漸然也初侯家三世迭守相臺海內榮之自南北分
 裂雖畫錦冠劍隔絕之可嘆然茲堂輪奐新美而未
 已韓氏之盛詎可量耶借余荒眊久精華竭所以美
 皇祖而慶孝孫者有慚於雅頌姑承命記實而已

邵武軍軍學貢士莊

閩無富士樵士尤屢舊有貢士莊薄甚士無以自資

而官之所以資之者又微蓋有不能行者莆田方君
 來教樵學節浮費去冗食歲餘會學廩之贏益以所
 却茶湯錢得舊楮三萬二千買田七百餘畝積三歲
 之入可得萬楮君曰舊莊待四方邑之士常不足吾
 莊姑為學設由學而貢者歲卒十人人獲千楮足矣
 自科舉法行續食禮廢道路靡屨皆士自齋勸駕之
 吏不過草草宴設卮酒篇詩之外毫髮不任也是莊
 之有無既非執事者之責故雖雄都鉅鎮臨之以達
 官顯人有可為之力而不暇舉此甚迂之議若夫文
 學掾號冷廳一室之內螢雪之几首藉之盤微矣薄

矣迺能以其不足之餘與素所教育之英才刮而食之使君稍進而受天子兵民之寄必固結必勤恤必不肥於廡而殍於野也必不富其家而飢其師也又進而居廟堂之上必不忍存我而不厚其蒼生也初寓貴尚書杜公景欲助田未果至是二子庶庶以三千楮來助君名澄孫字蒙仲

福州濬外河

古河繚城內外如人氣血周於一身歲久而淤忠趙公嘗濬之甲子踰一周水道故存居人蓋搭屋駕為高砌堙為平陸矣淳祐戊申待制陳公既內

河脩撰趙公至而嘆曰胸腹雖通支節猶壅未也顧內河纔六百丈而外河加二百餘丈役不可已民不可勞迺白於朝詢於衆於是寄公之尊貴者屬之才敏者皆條利便來告公虛心以聽先是寺產滿百錢者濬三尺產二百以下皆敷公下令產滿百者濬二尺而已濬內河者半之負郭三邑寺產三百以下餘十縣寺產六百以下者皆免敷遂畫界限度丈尺總以十大寺而餘寺分隸焉近寺幕工遠寺助費率以產滿百者助二工按籍給由下之十縣以僧督僧吏拱手不得與寺尤遠而輸未至者先免庫錢委

郡丞趙君時願率屬林君叢桂節度推官徐君士廉
溢其役不徙木而信不施拱而勉起淳祐庚戌九月
乙亥十日而畢河深五里廣一丈用工四萬六千有
奇工給寶瓶楮三通不過數楮十四萬而百年水道
唾手而復先是大寺苦役小寺不免敷而中寺廢實
者以賄吏免強有力者以挾貴免公明不受欺公
不受私免敷者沾實惠應敷者無後言前之搭屋築
砌者凡百二十五家公不欲盡返侵地撤蔽通淤而
止又扣戶補助之蠲瀕河公私儻金一旬吏士之宣
者賞犒有差竣事士民有乞濟銚爐橋支河者

忠定公昔為西南二湖今南湖半為筴池蓄泄
無所田失灌注民罹漂害公使未敷之寺分濬之計
支河六十六丈是役也達民氣順大政通潮汐行舟
棹其大者壯軍府之容增金湯之勢公之慮深且遠
矣世常患佛者不耕而食為吾民蠹余於民但見佛
者為吾民之衛粹建一事驟使萬人吾民晏然若罔
聞知者皆淄流以身當之善為政者知其然必不窮
其力必不數易主首非曰能為吾福田利益也所以
厚吾民保障也公名希濬自九卿以鈇鉞出鎮重厚
持大體文武有威風惠利不可殫紀浚河特其一條

公以余曩聯事江左今占籍部內馳授簡俾識顛末昔者鄴令引渠溉田南陽太守通均水其事初未甚著而班馬之筆足以發之余既且衰於公嘉績不能贅述萬一尚庶幾實錄云爾

建陽縣增買賑糶倉田

初儲侯置倉積米三千五百石且買田六十餘石以輔之其後倉廢米存者纔五支一田奪隸稿修廢糶滿五千石返田于倉又增田五十餘石倉田百畝餘石自儲侯及余始也憶余垂解銅墨客

余曰今以三年為仕有不及三年者前後人意

見不必同子君何恃而久乎余謝曰恃此心耳吾心如祥家之燈後人必有傳此燈者姑待之余去縣印凡數易至楊侯大雷倉田可五百餘石矣淳祐辛亥余行役道溪上士民遮道曰前人增倉田率不能多惟楊侯幾二百石今任侯捐三千緡所增過楊侯之數昔未有也於是高士江某世號江三白者捐七百餘緡增五十餘石繼之通舊田幾百石盛矣哉聞邇年余大家多飛寄中產因敷抑為倉之害揀之之策不過官自覆覈產倉自增田而已產實則糶公田多則糶小昔也歲糶五千今減千石矣他日田愈多糶

愈少矣飛寄敷抑之足憂哉由儲侯至余未三十年
倉壞而米羽化儲繼者之夫也由余至任侯又將三
十年倉與米無恙而田之增者七倍繼余者之賢也
若二侯蓋其尤著者也侯蒞壯哉縣未嘗大聲疾呼
而強梗者柔服蠹壞者設飾臺府皆稱其治為七邑
之冠冕人言侯薰沐其身如玉雪凡米鹽出入之贏
他人以為寶苞篋囊橐者侯皆舉而歸之於倉如江
師施衣孟宋君割伏臘不私於一身一家而公其惠
於百里之人使令君皆二侯倉官皆如宋邑人皆
如江心心相傳燈燈不滅矣余行天下嘗謂建溪俗

尤近古余去官久每出其境城郭村落父老子弟必
幡華迎餞追隨不置晚惟艱棘者宿有齋粮行千里
相吊者以邑人之不忘余如此則其於任侯宜何如
也余老詩為禧民記見大夫之美姑述其大槩如此
其田之頃畝斛斗刻之碑陰侯名某四明人擢儒科
將進用於朝矣

陟思庵

浦城徐用晦葬其先夫人於李原又葬其先君子於
馬鞍山詩曰死則同穴古也故孔氏合葬於防傳曰
魂氣無不之亦古也故三妃不從於蒼梧今二墓距

家不過三四里而鞍山尤近陟此則鞍山旁繚陟岵則李原下暇氣勢聯絡紫翠隱映鞍山差狹用晦庵於李原前後各五間虛其中三間以酌獻酢飲而止客於東西房馬墓坐壬丙向庵坐丑未向采詩人之義扁曰陟思請余記之夫穴藏廟祀皆禮家所嚴然子貢謂送葬之哀不如返虞之速廟重於穴古之道也由漢而後始有旁置萬家者大治塚舍周閣重門者崇飾於墓簡忽於廟雖學士大夫莫不然矣余為用晦秉是筆良以世哀俗壞子職多闕有親存而孝哀者况窳窳封崇之後霜露焮蒿之餘乎用晦于親

之存也能幹其蠱歿也能致其哀瞿瞿皇皇有求而不得望而弗至之意是可錄已徐氏浦城之望中科目登臺閣秉麾節者世不乏人用晦嗜學而好禮少荐於鄉所以顯揚其親者固有待也用晦字也名灼生於莆而後於建既於所後盡敬極孝而猶拳拳於所生歲時或千里携其孥來為壽古有秀孝之選非斯人之流歟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終

肅公書院在馬凡屈賈名賢之蹟老釋化人之宮異
時吾儕捫蘿躋攀於烟霏紫翠之間一葉溯沿於江
蘿香芷之濱重趺而來及厓而返者莫不自獻於几
席之上履屐之下雖處闕闕而無市聲之至不出戶
庭而有卧遊之樂湘中他樓觀皆不敢望其髣髴豈
非所謂雄傑足以統會宏曠足以容受歟蓋天下清
絕之景常屬之閑退之人若夫仕至將相安危佩于
身事物衡于慮負夔禹之望而抗巢許之志固未有
兼之者公力辭相印不拜改內祠經筵不拜改特進
觀文殿大學士判鄉閭猶不拜詔居陪京以便諮訪

然公甬中東路矣惟退惟閑斯堂之景遂為公有向
使雞鳴入漏言日晏出朝堂以一身叢四海九州之
責將膠膠擾之之不暇顧欲合族交賓論文樂飲於
此得乎昔平泉竹石僅獲一夕之享綠野鐘鼓不能
蓋晚節浮沉之愧公每語親朋裴李所遭之時然爾
吾平生數當事任踏危險憑國威靈幸而有濟中罹
讒甚懼不自全賴陛下仁聖終始照知老矣釋重負
而尋初服秋毫皆帝力也吾雖退曷嘗一飯忘吾君
哉天下聞公言而壯之詩曰維嶽降神公既鍾七十
二峯神秀之氣宜其外朝王室內補袞職為國中甫

登斯堂者固喜公之暫逸而又知公之必不容以久
開也某丙午召對由卑兄歷高華出上親擢亦公密
啓已在公園中矣公未賜命曰子記吾堂其敢以荒
落辭

潮州修韓文公廟

廟始在州宅後蘇碑云在州南七里者元祐庚午王
侯滌之所徙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又徙韓山夷石
為廟地尤溫甲子一周屋既老淳祐辛亥劉侯希仁
以為非吏民懷遺愛崇先賢之義屬郡文學呂君大
圭修廢捐俸楮三千以倡俄而劉侯去衆曰役鉅費

闕且奈何會臬使英侯燧行部全侯昭孫至郡各助
楮二千俸樊君應亨海陽令王君衛翁各半之仕於
州遊于校者皆有助呂君又俾以俸金自門及輿輪
奐新美柱若壁之用土木者皆易以石糜楮四萬以
寶祐初元季秋落成遂併新八賢祠礮堅革腐規制
如廟八賢者皆潮之名輩者德呂君介劉侯請記于
余自古生有權位能潤澤其人歿有精爽能聳動灾
福之者皆得祀賈誼文翁以學朱邑羊祜以惠宋璟
以清巡遠以節殆不勝紀然事久而愛泯時異而敬
衰者多矣若夫權位尚微世代遙遠斯文入人肝脾

去思決人骨髓血食數百年如一日余行天下惟韓廟為然公在潮僅七閱月而去而潮人奉嘗至今悽愴如見至于登覽之山手植之木猶起敬起愛未已此豈智力之所能致哉世或以謝上表議公余曰方帝怒未解裴度崔羣不能救仕進之塗窮廟堂之援絕他人處此必懟必躁否則緣他諂巧以媒復用公引咎歸美而已不賢于怒悻、而去不向國門而坐者手以瘡癘老病祈哀君父而已不賢於貽書子公達函桓溫者乎公不顧其身之萬死而庶哉其君之一悟豈有毫髮世念于其間素講之學未行之志

猶有萬一冀爾潮在八千里外而章奏直達左右不能蔽于時韓柳齊名柳牧龍城五年公不旋踵從袁憲宗真明主哉使公再入而懲前事循嘿可矣方且折廷、忤逢吉視論佛骨有進無退彼智不足以知公而輕量公深淺者妄也公之南遷雖戚里諸貴多為論雪禱神而神享驅鱷而鱷去惟鑄碁、狂

疎若鑄者不惟有慙于貴戚其幽暗甚于鬼而頑冥不如鱷矣故詳著之列于蘇碑之次劉侯以中書吳侯以前御史全侯以上閣外補樊臨川人、溫陵人呂君又言郡士陳確竭勞于廟八賢之後希問盧

密劉杰叶力于祠皆宜書

山中祠堂

古之見祠於其生長之鄉或其游息之地者皆未必有權位勲業人也屈原祠于楚李白祠于采石孟浩然祠于襄陽秦系祠于九日山陸龜蒙祠于吳方干祠于釣林逋祠于杭此六七公生流落偃蹇

沒有無以驚動禍福其人然過其祠者必下馬漉酒必徘徊題咏然後去豈非權位勲業如空花幻影回首變滅獨文字如江河流行萬古而不廢歟宋

孫庚夫字仲白嘉定間擅詩名官卑齡促士林惜之

端平乙未太守廬陵楊侯夢信從衆請祠之於城南青涼縮褐釣冕輅之貴泉菊等牲牢之享仲白精爽雖不肯使曹瞞輩腹痛然其詩句猶可愈鄭虔妻輩瘡疾也時江湖吟者凋零畧盡仲白子時願屬予以記

孝思堂

楊君純孝也未嘗自言鄉鄰言于縣言于州太學生王剛等言于學官既而州以其事上尚書司業祭酒亦誦言於朝有詔旌表其門閭君家于吉之太和而館于贛之興國迎母就養母卒奠馬興國之人曰

君館吾里毋空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太和之人曰君
占籍吾里生長吾里吾縣之孝子也嘗欲奉匱歸柩
於先塋賴人遮止改其太平鄉為孝感鄉太和尹師
侯應扁君所居為孝感堂又表其坊能言之士已
記之矣君惕然曰二鶴翔墓雙闕施門在彼者也吾
不敢知也霜露時雨悽愴如見在我者也終吾身而
已別為孝思堂焉而徵記于余惟割股療親雖不
見於經然可以義起至韓退之乃確然以郢人為非
夫經以不傷身體髮膚為孝不有申生乎禮以不滅
性為孝不有曹娥乎而况毀膚之害未至于雉經累

創之痛未烈乎魚腹申生得以為共曹娥得以為孝
然則君之行矜式於州里旌異于聖朝也宜哉君既
永感矣忠孝一理君親一致他日移之于君取螿張
而先登者即前日遺愛之考叔也不拜大將軍者即
前日卧冰之王祥也叱欲從朱泚者即前日歸覲之
何蕃也余老諄姑誦所聞以告君名懋卿字景堯

重建忠景趙侯廟

自晉康郡升潛藩牧守寢重然中朝士大夫猶憚遠
罕就寶祐甲寅詔以前太學錄溫陵徐侯明叔知府
事侯既見吏民宣德意乃謁學廟至忠景趙侯祠垣

屋頽圯像設款仆泣然出涕曰此吾郡之巡遠也郡人其忘之手立出庫錢委寓士梁某馮某協衆力作新廟寢各三楹門廉戟衛侈於舊觀像侯於前以兵官馬貴配後以王夫人配繪從死者于兩廡既落成徐侯率賓佐將吏款謁祠下莫敢不恭遣帳騎來求余記按侯死節國史及陸侯起忠顯堂敘紀載詳備苑絳閔忠之詩尤悲壯後有名筆無以加矣昔天寶之季兵起幽薊河北二十四郡同日陷賊惟二顏著節及皇祐間盜發溪峒嶺海數十州官吏皆望風遁去惟趙侯及邕侯封二牧嬰城死難與二顏相望於

千載然魯公猶不免委郡歸朝非立晚節幾有愧於其兄矣故余反復趙侯之事有深慨焉康端接境同時端守戰敗而去天子薄其罪奪一官而已後又召入館閣使侯遠引魯公近援端守公議未必責國憲未必加家未必毀身未必死而侯顧于禍福死生之際明所決擇如此豈不凜然烈丈夫哉史言侯有兵二百而陸叙言兵不滿百陸繼侯者當以侯為寔自皇祐至今二百餘年南方久安比歲屢傳韃謀幹腹或以為憂余曰張中丞不云乎臣死當為鬼以厲賊使謀傳之果然否乎也侯與邕封二牧在帝左右訶

叱風霆盡滌穢腥彼惟不來：則送死矣徐侯字仲
晦清尚名節此下車第一義余既書之為守臣法又
系以迎送神詩二章趙侯名師旦辭曰

採山菽兮溪蓀挹寒泉兮盈罇鼓駭：兮遂悲侯
之來兮兩轡山川兮良是陵谷兮覆翻昔敗屋兮
頽垣今峻陸兮崇軒樹侯所爰舍兮民侯之裔孫
生與郡兮俱亡沒與郡兮俱存春禱兮秋賽年：
歲：兮民不我諼

又一

祭散兮人歸廟闕兮山空嗟濁世之不可久兮悵

風馭之如龍侯將去返顧憂我民兮瘞恫布和風
兮甘雨魚鱉賦兮杭稔豐疾於吾民兮靡有厭斁
民之報侯兮無窮

右二

饒州天慶觀新建朝元閣

舊觀在湖水北去郭可二里建于南齊名立真觀梁
陂震澤唐改元至大中初郡人夜聞風雷黎明開觀
移于郭內湖水之南舊記如此祥符改名天慶宣和
加神運二字淳熙庚子燬焉新觀僅復舊規未完道
士程間一謀新三門未遂而蛻其徒李師古追述師

志募衆力捐私錢門既雄壯遂建朝元閣五間高百尺橫經二十餘丈層簷入雲危檻平虛中列仙聖外飾金碧糜錢五千緡太守玉堂林公希逸大書神運福地四大字揭于外簷師古謂余嘗仕于番以記見屬余惟老氏之道以儉為寶其言曰舍儉且廣死矣至列子始誇大化人之宮若神鬼所營侔于清都紫微鈞天之居其流為竹宮甲帳珍臺間館之事及林靈素輩出神霄宮遂徧天下黃冠尤貴者秩視法從聚京師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嗟夫余讀傳記所載至人方士多衣櫛葉編蓬羨以自蔽至于殫生人膏

血以飾其居窮巧極麗受齋施鉅萬占田數百務與浮屠相長雄豈老氏本旨哉然今之羽流名利甚於市朝之人其稍潔雅者不過自致美一堂爾師古獨視衣盃如糞土興百年之廢于立談之頃為衆而不為身可書也閣据登臨之要南閣山東湖西澹津津西南則州治芝山一州之景莫不自獻以寶祐三年某月某日落成程尊師嘗住青城山丈人觀師古今為道副觀主首曰汪汝澄汝清一胡守中王元彭幹緣道士曰王九萬王自正王晞列李虛白程元善李有權云

雲峯院重修建法堂

比丘尼之聚居于莆者惟雲峯院尤嚴肅有
舊記唐末開山由慧琛始元祐請額由慧真始
新佛殿由法昇始嘉定作羅漢閣由體觀
百年間其徒心灯相續崇飾所居如大叢林
尚因陋余五六歲時常侍先君先夫人至焉
是堂為伊蒲供先君為賦詩有橘堂竹閣之句
十餘年淳祐之辛丑間新堂成丹碧晃耀與
稱又新其三門是院無寸產來者皆自齋糧
役造偉觀若化人所為蓋首施衣孟者師

願力者住山師黠也二師來請記余聞古之
或在雪山極寒海岬孤絕之地人跡之所不至
獸毒蟒為麟無所為宮室之美也或立雪平膝
不霑席或卧婆羅雙樹下而蛻無所謂莞篔之安也
或持鉢行乞或併日食一麻一麥無所謂天厨之
也今衲子居必華椽食必精鑿歿必唱衣所以厚
身者多矣二師致美斯堂為法筵龍象聽第一義
設不賢于厚其身者乎初參預莊敏龔公為殿記
佛拒從母出家又謂維摩室中求女人相了不可得
其詞意之嚴如此余則曰文殊佛也有三昧力乃不

能出女子之定龐蘊父也至末後着反不如靈照之捷二女豈不凜然烈丈夫哉二師登堂論于大衆以龔公語自警又以余語自勉

藏庵後記

竹溪為其所親方君記所謂藏庵者其義高矣美矣君復求予一轉語余曰繫辭曰退藏於密記曰惡其著也蓋能密而後能藏不密則著矣自古賢達之士如許由以讓天下著夷齊以叩馬之諫著嚴光以客星著申白以詩著梁鴻以五噫之歌著殷謝以威名著陽城以卓行著李勃以索價著是十數公者其始

豈不欲藏而不知其所以藏之道其跡遂著於世而不可掩故當時之人有牽牛而去不飲其溪流者有之者有遣吏呼召之者有遭斃鉗者有為時君所罪者有見嘲以小草者有被廢為名者有著論移書譏玩之者取名幾何受侮不少矣蓋撓敗吾之藏聲聞也挑扶吾之藏言語文字也君終身肥遯絕去聲聞潛心妙道掃空言語文字夫如是則幾于密而知所以藏之矣君矍然曰子言太高請卑之余曰隱小術也然學之不進或露其衣帶或為人所溺七尺之軀大于帶一毫之挫辱于溺惟齊魯兩生杏壇

漁父野王二老桃源避秦之人皆以藏於密而免君
其深藏元身亦深藏吾記毋為外人所窺君名表余
兄都管之倩

瑞金縣重修社稷壇

壇在縣西北隅慶元丁酉前令尹陳公孔碩更築燬
于紹定己丑垂三千禩遺基荒圯不屋不垣掃地行
禮雨則亟拜淖中或望祭城上今令尹林君拱辰以
寶祐丙辰秋孟上事越三日奉鄉幣款謁逾旦農以
早告躬禱而雨君徘徊壇下嘆曰今官寺民居苟完
矣惟奉神若是非所以尊祀典而名和氣也乃芟荒

穢辨方位五壇隱然各篆二字陳公筆也命修崇之
壇各三級周以繚垣凡六十有二丈為齋廳三間翼
以兩廈後為燕亭傍為守者之居于是陳公之舊觀
皆復昔韓退之謂天下通祀惟孔子與勾龍棄君既
歸學畬新祭器又致嚴於社稷如此其為政知所崇
尚矣詩曰以御田祖謂后土后稷也又曰以祈甘雨
謂雨暘祈禱必於是也又曰以穀我士女謂神享之
也其後水旱始有焚巫祭龍乞靈於土未偶者君禮
法中人其施為一準于古四封之內肅然如令尹之
臨其前神人悅豫年穀順成桴鼓不鳴若有相之者

君距陳公之時甲子一周矣邑人謂君可繼陳公是役也君貽書屬余以記且曰助我者少府黃君秀實也二君皆奮科第其賢皆可書

孝友堂

初寒齋自銘壙室曰田源之山清遠之里一水交流三峯鼎峙誰其藏者父子兄弟惟孝惟友後人視此子真子常既為冢舍取友孝二字扁其堂客曰寒齋為性命之學遺萬法而立于獨末後數偈皆超然解脫斯銘顧惓惓倫紀如此豈兼取儒釋而然歟余曰子謂儒釋異歟客曰孔氏家法孝友而已瞿曇逃矣

賢沙黃 絕母達摩哀迷之際方且入定心法之妙不告二兄非異乎余曰儒釋有異同之迹倫紀無絕滅之理世所傳釋氏事多失之過而流于誕其忠厚而蹈乎常者余信之乖悖而不近乎情者余疑焉試以其書攷之已入涅槃猶起棺中為母說法他日迦葉本遺意以金縷僧迦黎衣屬之何難嗟乎釋氏何曾自外于倫紀哉世又謂龐蘊將終使女眎曰女合掌坐亡蘊曰我女機捷亦死長子在田龐媪徃告子倚鋤而化禪家夸詡以為美談信斯言也人類絕矣余解之曰合掌坐亡者不忍訣其父母倚鋤而化者

毀也禪在其中矣此寒齋銘壙二子扁堂之意也余為二子作記亦為釋氏辨誣客謝曰乃今聞所未聞
林氏一門忠義祠堂

林氏之譜曰武王造周褒忠賢之後封比干遺腹子
堅于博陵賜姓林氏傳七十有七世名祿者從晉南
渡終晉安太守閩之林氏皆祖祿又傳二十世名謙
者為唐侍御史又四世入本朝名深之者贈通議大
夫始兄弟策名二子繼之孫又繼之為莆名家以忠
義祠于鄉國者有四人焉主客公名冲之擢元符第
久滯者寺會猶子震忤時相相遷怒以金人犯塞擢

公省郎介陳過庭使虜抗節不屈因執凍餒死不
洪宣忠公歸奏其事詔官其二子大蓬公名震擢
崇寧甲科歷諫官柱史瓊闢攻京下最力諫燕雲
切左遷文館出守九郡甫至輒徙他郡死于道路京
下敗已不及見剛定公名震擢政和第主客之使
也慨然曰吾兄累叔父三上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
復仕紹興將與虜和以勅局召公奏記時相曰公何
忍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新命相怒請
遠竄會薨不果築室芹山與鄭夾漈諸老游以終其
身茶幹公名郁主客子也擢宣和第建卒叛殺王官

公以義叱責遇害詔官其一子按歐公錄五代死節者歷數姓十餘主僅得三人焉其難如此又以前史參攷惟卞壺袁崇田布父子兩龔二顏兄弟相望于簡冊然卒數十百年始一見未有一門四人伏節死義如林氏之盛者初刪定公位不滿德有孫大鼎受學艾軒竟不成名是生監丞君光世由布衣以易學被遇明主列史屬擢朝紳奏事殿上玉音嘆獎君不以身之遭逢為喜而以先世之未褒崇為大欠闕其子太學生必卿亦詣闕自言先是寶慶中禮部以書下本郡立祠給田郡不即與至是申前詔闕

公巖之郡守宋公遇各助金而祠成享以廢刹田斛祠在朱紫坊舊宅百年喬木存焉主客之後中微析以售人帥命以帑金代償君曰重費公家可乎私錢千二百餘緡以贖又盡贖傍地俄而朝擢君知潮州過家上冢君感泣曰吾起窮書生數年間秩二千石非已之能先世忠義之澤也迺感陳吏士旌旗鼓吹率其宗之穉童自甚至總皆會祭祠下里人聚觀喟嘆息君請余曰公前史官也為我記之昔韓退之謂甄濟固當書逢能標白其先人亦當牽聯得書余謂主客父子一死于虜一死于賊大蓬兄弟皆

死于權臣無愧于濟矣君昭揭先美以詔來裔無愧於逢矣於法皆當書

絢錦齋

蒙仲幼負軼材凡脫諸口筆諸紙者皆麗密可傳玩絢爛有光彩同學兒避三舍里之父兄皆有生子當如仲謀之歎試廣場千人亦見萬人亦見既擢上第迺以絢錦名書室或問錦蒙仲曰美飾也其義則六藝其經也諸子百家其緯也惟命道德仁義禮樂其文也或問絢蒙仲曰詩之注曰禪衣也其義則以闇然者為色以淡為味以簡而溫者為文理或人未喻

蒙仲曰昔者子有時而微服禹不厭于惡衣衿見肘者為大勇冠切雲者為沉纍極而言之文通夜夢妖也菁華一落而才盡矣翁子晝行裁也富貴幾何而禍至矣故夫徇物欲者喪天德飾外觀者虧內美或人穰然而悟以其言告劉叟、因書以為記

重建九座太平院

院創於唐或通間入宋香火益盛忠惠蔡公大書九座山三字以表揭之不幸燬于嘉定乙亥又再燬于寶祐乙卯縉流相吊諉曰魔厄太守潘公禱求名僧能聳動羣聽者得祖曰甫開堂說法忽蛇去他衲子

敢行于是華嚴主僧法本以才被選余為作疏勸緣本與其徒持鉢至泉樂鄉蔡公次傳慨然曰此正覺師道場也吾昔宰茲邑禱雨暘必應吾不敢忘誦言於人泉之貴豪旁境之檀信翕然樂施得錢萬緡粟五百斛米幾曰殿曰鐘樓曰經閣曰羅漢堂大士僧迦堂祖堂曰法堂僧堂寢堂曰方丈曰官廳曰堂曰鬱密寮盧隱寮壽寮曰浴院曰門曰廉起乙卯冬迄己未春俱復舊觀昔之建叢林者多在通邑大都是刹介于仙遊永福德化龍溪萬山之間去郡縣絕遠人迹之所不至夫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者聖

人之事也師以一僧能之不亦大丈夫哉惟其志故歸嚮多願力大故靈異遠歲入不能六百斛而飯僧行常二千餘指四面皆重崗疊嶽而數州之利無腫自至滅度已數百載而尸祝之者如一日余曩至山中覽遺迹攷舊聞如此新刹既成大衆述本之勤請碑其事余觀世之有權位者作一亭繕一橋必有紀載本奮空拳造大利求記非僭也記之非夸也或詠本曰居今之世不惟仕者擇官趨便安而避敗壞惟釋亦然昔鍾魚掃地龍象悲泣俾升此座既不謙巽今輪奐美矣盡壞飾矣將有欲得若之處

後村先生全集
者如之何余聞而笑曰佛以山河國土頭目髓腦與人
了無吝色本豈戀三宿而重一去哉顧禪刹保障
吾民者也公卿貴人外護佛法者也數易帖則刹貧
驟拘梏則衆散刹之隆替民之苦樂係焉况彼宗有
功德陰果之說吾儒有食功食志之辨若使盡力拮
据者避席而去傍觀夷俟者端坐而享非郡家選才
勞之美亦賢侯之所必不為也本何憂

風亭新建妃廟

妃廟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風亭
十里有溪達海 元符初水漂一爐遡谷而

感夢曰湄州之神也迎致錦屏山山草創數楹祀
既而問災祥者禱水旱者遠近輻輳舊宇庠甚觀
瞻不肅紹興間里士林君文可始割田以廣人居
嘉定蔡君定甫始為官廳紹定為鼓樓然皆未成而
圯于是林君謙父捐金葺廢黃君南叔叶力鳩工新
廟百堵以某年某月某日落成向之庠者閔麗圯者
堅完矣語有之生封侯死廟食大丈夫事也妃以一
女子與建隆真人同時奮興去而為神香火布天下
與國家祚運相為無窮吁威矣哉異時航海梯山者
勤王愾敵者猝遇颶風暴虜雪濤白刃命懸漏刻心

薌默禱往：見神於雲烟島嶼之間莫不獲安穩趣
非但莆人敬事余北游邊南使粵見承楚番禺之人
祀妃尤謹而都人亦然海潮蓄隄聲撼行關官投壁
馬不驗衝決至艮山祠若為萬弩射回者天子驚異
錫妃嘉號特書不一書令為靈惠嘉應協正善慶妃
又封妃父曰某侯母曰某夫人昔蒙叟稱姑射神人
曰綽約若處子又曰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于四海之
外又曰其神凝使物無疵癘而年穀熟蓋肩吾聞之
接輿者如此而或者方以為寓言雖肩吾亦疑其大
而無當以妃之事觀之其始初非處子歟其神通變

化非乘雲御龍者歟其功用則四封甯謐無
恐二陂蓄泄無大水旱非疵癘息而年穀熟歟
知蒙叟非寓言而余之所述皆實錄也

有之之大父定甫忠惠公之諸孫南叔廣州文

里之諸父為妃父母求封爵者謙父亦善士求

父老林豐

第 35427 号
 平成 3. 11. 22
 聖和学 928
 園短大 3
 図書館 22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九十一終

後村先生全集

貝研堂

| | | | |
|----|----|----|----|
| 号 | 第 | 卷 | 第 |
| 11 | 11 | 11 | 11 |
| | 学 | 味 | 聖 |
| | 大 | 鼓 | 圓 |
| | 鼓 | 書 | 閣 |

秀

